

老虎新娘

・民間故事・

錫 光 編 寫

老虎新娘

· 民間故事 ·

錫 光 編 寫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1958年·成都

老虎新娘

· 民間故事 ·

錫光 編寫

☆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成都狀元街20號

四川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一號

四川省新华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重慶印制第一厂印刷

開本787×1092耗 $\frac{1}{12}$ ·32頁·2印張·43,000字

1958年7月第一版 1959年6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數10,001—19,500 定價：(5) 1角5分

統一書號：T10118·246

目 录

鉄雨傘.....	(1)
石螺堤.....	(7)
张公桥.....	(14)
鹿 姑.....	(21)
老虎新娘.....	(31)
牛 角.....	(39)
金竹寺.....	(49)
兩兄弟学艺.....	(55)

鐵 雨 傘

據說，這是反正○以前不久的事情：——

在嘉定城外的長江边上，有个渡口，这渡口正对烏尤寺。打从烏尤寺那边走，是通向成都省城的大道；打从嘉定城这边走，是去峨嵋山的大路。这个渡口，就成了成都到峨嵋山去来必經的地方。因此，过往的客人特別多，渡口也就特別显得鬧熱。

渡口上有个船伕名叫周洪大，他虽然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輕小伙子，可是，無論搖櫓、掌舵、船上、水里；比經驗、耐力，比胆量、本領，他都要算是这渡口上的第一把好手。原来，周洪大家的輩輩代代，都是在这儿摆渡的。

有一天下午，不知怎样的，过路的客人却很少，船伕們只好坐在岸边的柳蔭下，眼巴巴地在那儿守候着，渡口显得異常清靜。

太阳都快下山啦！这时，他們才看見岸上远远的地方，有个客人匆匆忙忙地向渡口走来。

这客人是个上了年紀的老漢，身上穿着一件又寬又大的、淡鵝黃色的袍子，背上揹着一个也是淡鵝黃色的包袱，手里还拿了一柄又長又大的雨傘。老漢生得非常魁偉，一口長長的胡須，就象根根銀絲一样飄在胸前；白眉毛底下的那双眼睛，有如星星似的閃閃發亮，象貌威武极了。

他走到渡口，很和藹地跟船伕們打招呼說：

“喂，船家，我有緊要事兒趕過江，煩勞哪一位渡我一渡！”

一位船伕說：

“我們這兒有個規矩，每一渡船要坐滿二十個人才能開，你就只好再等一等了。”

老漢很焦急地說：

“我的事兒很緊急，過江去還得趕很遠的路程，你們就方便方便吧！”

這時，坐在旁邊的周洪大心想：眼看天快黑下來啦，別人過江去還得趕路，又那麼大的年紀了，我就丟一渡輪子來幫幫他的忙吧。於是，他站起身來，招呼那老漢說：

“老人家，請上船來吧，我送你過去。”

老漢謝了一聲，就跟着他向船上走去。他上船後，順手就把那柄又長又大的雨傘放在船倉里。

周洪大抽了篙竿，使勁的就往外撐。誰知船象生了根似的，左撐也撐不動，右撐也撐不動，直把他累得滿頭大汗，氣喘吁吁的。

原來靠船的時候是中午，江里正漲着沙水，現在已是傍晚，沙水一退，船就擱在淺沙灘上啦。

周洪大正在着急的時候，老漢却跨到船頭上來啦，他說：

“不要緊，讓我来帮你撐一下。”說着，接過篙竿，只輕輕一撐，船就離了淺灘，象箭一樣地直向江心沖去。

周洪大又是高興，又是驚奇，心想：“真是看不出哪，這老漢却還有這麼大的氣力！”他一面搖槳，一面就跟老漢閑談起來：



“你老人家沒有到過這兒吧！你看，對岸那個烏尤寺，是這兒出名的勝景哩。”

老漢只是捋着雪白的胡子，微笑着沒有搭腔。

周洪大接着又

說：

“從前，蘇東坡在那兒讀過書，他寫了文章後，總是在池子裡洗硯台，池子裡的魚呀，吃了蘇東坡的墨水，都變成烏魚啦。後來，大家又把這地方稱做‘烏魚寺’。”

老漢還是微笑着沒有開腔。

周洪大一個人很起勁地又說了半天，這才問道：

“噯，請問你老人家貴姓大名呀？”

老漢好像沒有聽到似的，還是一點也沒有理會。

船快要攔岸了。這時，只見岸邊沙灘上圍着一大羣人，在那兒鬧鬧嚷嚷的，象出了什麼意外的事情一樣。

這時，老漢才說話啦，他回過頭來對周洪大說：

“那邊出了什麼事情呀？你問問看。”

周洪大拉長了嗓子，向岸上圍着的人羣問道：

“伙計們，出了什麼事啦？”

人羣里一個小伙子回答說：

“有人跳水尋死，給我們救起來啦。”

老漢一聽說有人尋死，眉頭馬上就皺得緊緊的，什麼話也

不說，只是催着周洪大赶快搖船。

船剛靠岸，老漢忙从身边摸出一块大龙洋，交給周洪大說：“这是船錢，多的你就留下喝酒吧，不必再找补了。”說完，还不等周洪大开腔，就匆匆上岸，直向人羣中走去。

人羣中的沙地上，坐着个女人，左手抱着个大約一周岁的娃娃，右手紧紧地蒙着臉，在那儿伤心地哭着。她和那小娃，全身都是湿淋淋的，已分不清哪是泪，哪是水了。

老漢忙分开众人，挤上前去，很和藹地問那女人道：

“小娘子，好端端的为什么要跳水寻短見呀？你有什么苦处，不妨对我說說，也許我能帮你一点忙。”

女人听他这样一說，抽抽噎噎地越发哭得伤心了。

周圍的人也都在劝着她。老漢又很关切地一連問她几次，她这才抬起头来，一句一把泪的說出了他那悲慘的遭遇：

原来这女人的丈夫是个手艺人，因为欠下了財主家二十兩銀子，不到一年，利滾利的，二十兩就变成四十兩啦。財主家今天一催，明天一逼，催逼得他实在沒办法，就去上了吊了。她丈夫剛剛死了的第二天，財主又凶神惡煞地找到她家去，逼着她要在三天之內还清这笔債。要是三天之內还不出呀，就要將她拉去作抵押。她被逼得无路可走，才一橫心，抱着娃娃来跳水。不料剛一跳下，就被这儿的船家們救起来了。

女人越講越伤心，最后說：

“老伯伯，我是个苦命人，你就不用管啦！”

老漢只默默地听着。他的眼睛不住地发出閃閃的光芒，也不知那里面包藏着的是憤怒还是泪水。他听完后，就从他那包袱里取出一百兩銀子，交給那女人說：

“这銀子你拿去吧！先还清那笔債，剩下的就留着以后过

日子。好歹把娃娃撫養大后，告訴他，他爹是怎樣死的，要他永遠記下這仇恨。瞧着吧！窮人不會一輩子都受煎熬，財主也不會一輩子頭頂着天的！”

老漢說完後，分開眾人，頭也不回的就走了。

女人只是坐在地上，看着那亮亮的銀子發呆，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。

周圍的人，也都被老漢這種慷慨仗義的行為所感動，和那女人一樣，一時也說不出話來，只是眼看着他揚長而去。

等老漢走了一會後，大家才又紛紛議論起來。

一個老年船伕說：

“我還沒有見過這樣慷慨的好人呢，真是難得！”

一個小伙子說：

“可惜我們竟忘了請他留個名！”

這時，周洪大在旁邊，又一五一十的把老漢過江撐船的事說了一遍。大家都聽得很出神，都覺得這老漢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。但他究竟是幹什麼的，他究竟叫什麼名字，那就誰也不知道了。

太陽已經落山很久了，天色已漸漸黑瞭下來。大家却還翬着不肯散，還在談着那老漢的事兒。

周洪大因為還要趕過江去，便只好擠出人羣，向船上走去。他剛一回到船上，突然看見船倉里還放着一柄又長又大的雨傘。他一下就認出這是剛才那老漢遺失的。他想追着給他送去，可是，老漢已經走了這樣久了，追，是追不上的啦！不給他送去吧，心里又总觉得怪不舒服似的。

他一面猶豫着，一面用手去拿。這一拿呀，可把他惊呆了！他真沒有想到這柄傘竟會有那麼的沉，不管他使多大的氣

力，一只手无论怎样也拿不动。最后，他又用两只手拿，也费了好大的气力才拿起来。试一试，至少也有七八十斤。他不禁高声向岸上的人们喊道：

“你们快来看呀，那老漢掉了东西啦！”

大家听他这样一喊，都一起跑到河边来了。



他把
那柄雨伞
搬上岸
去，找了
三个精强
力壮的小
伙子来，
一齐用了
很大的
劲，才把

雨伞撑开。一看，伞柄就有大酒杯粗，伞骨子也有筷子那么粗，全是精铁打成的。再一看，伞柄上还刻着有“翼王◎府造”四个字。

这一下，才真的把大家都惊得呆了！大家都说刚才慷慨仗义的老漢，一定就是翼王石达开。

于是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久就把这“铁雨伞”的事儿传开啦。财主们听到了，就象掉进冰窟里一样，心里直发抖；穷人们听到了，就象冬天里出了红太阳，心里都感到暖融融的。大家都说：翼王石达开还活着哩！

李文信插图

注：◎反正。四川人民一般称辛亥革命为“反正”。

◎翼王。太平天国给石达开的封爵。

石 螺 堤

春天来了，家家户户都在忙：忙了春耕忙播种，忙了播种又忙栽秧，到处都洋溢着欢乐，到处都充满了歌声！可是，住在华盖山山脚的人们，情景可就完全不同啦！他们一到春天，就日日夜夜都在愁，家家提心吊胆，户户唉声叹气。

原来华盖山的山顶上，有个天然的大湖，人们管它叫“天池”。每到春天，春水一发，天池里的积水，便常常从山上冲泻下来，淹没了山脚的田土和庄稼，冲走了人们的牲口和房屋。因此，华盖山脚的田土虽然肥沃，可是三年倒有两年荒；华盖山脚的人们虽然勤劳，可是十家倒有九家穷。

山脚下住得有家姓郑的人家，辈辈代代都是干的石匠这一行活，他家也不知是从哪一代人起，就立下这么个誓愿：要在山顶的天池旁边砌筑一道防水堤堰，为家乡的父老兄弟造福。于是，他家便打从立下这个誓愿的那代人起，每一代人都是把自己一生的日子打发在华盖山上；把自己一生的心血耗费在砌筑那道防水堤堰的活路里。就这样，也不知过了好几代人，那道防水堤堰虽说总算砌筑起来了，但在堤堰的正中一段地方，却还留着那么一个十来丈宽的缺口，总老是无法完成。

说起那处缺口来呀，的确也真叫人难办，它虽不算太宽，却正在面临这边山脚的石岩上，恰好正是当冲的地方。每次砌筑时，不管你用多大的石头，也不管你砌得多么结实，可是，只要天池里的水一发，便又给冲垮了。

防水堤堰就留着那么一个缺口砌不起来，山脚下仍然常常闹着水灾，人们仍然过着唉声叹气的日子，郑家世代代留下



来的这个誓愿，仍然算是没有完成。

又过了几代人啦，郑家才出了个郑福。

郑福还在小的时候，便常常跟着他父亲一道到山顶上去。他父亲总是一边打着石头，一边把祖上留下来的这个誓愿讲给他听。郑福一心只想学好手艺，好帮着父亲，把祖上世代留下来的这一誓愿完成。因此，他学手

艺也就学得特别勤快、认真，还不到十六岁的时候，便把他父亲的全部本领都学会啦！

日子在一颗汗水连一颗汗水中过去，一晃又是两年，郑福已经十八岁啦！就在那年冬天，他已帮着父亲，打齐了许多又好又大的石头，最后又把那处缺口砌筑起来了。完工后，他父亲站在堤堰上面，一边抹着汗水，一边指着那新砌成的堰口对他说：“我这一生的精力和本领，都已用在这上面啦，要是这次再被冲垮，我也没有办法了！”

第二年春天，当春水快要暴发的时候，郑福便带着干粮，和他父亲一道到山顶上去，日日夜夜守望在堤堰旁边，提心吊胆地等待着那发水的日子。

清明刚一过，天上忽然下起大雨来了。天池里的水不断地向上面涨着，眼看就要溢过堤堰啦！这时，整个池水翻激起一个又一个的巨浪，一股劲地直向堰口新堤冲去。突忽，天崩地裂

的一声巨响，新堤又給冲垮啦！洪水卷着千百块巨大的石头，直向山下冲去！郑福的父亲心里一陣剧痛，眼前进着无数金星，只呻吟一声，便坐到地下去了。

从此，郑福的父亲便病倒了，而且病势一天更比一天沉重起来。一天，他父亲知道自己已經不行啦，便把郑福叫到床前，噙着眼泪对他說：“你祖父临死的时候，把祖上留下来的这个誓愿交给了我，看来，我已无法再去把它完成！現在，我只有把它交給你啦！但愿你能設法去完成它，为祖上爭气，为家乡造福！”

郑福的父亲剛把这話說完，他的眼睛就永远閉上了。

郑福非常悲痛，他把父亲埋葬好后，站在坟墓面前默默念着：“父呀，你放心吧！我一定要不愧是一个郑家的子孙，我一定会把这堰口砌起来的！”

于是，他每天不等太阳出来就上山干活，一直要干到太阳落土以后才回屋。

就这样，不管寒冬暑月，也不管落雨吹风，郑福天天都在山上，把一座座巨大的石包辟开，又把那些辟开的石包凿打成許許多多的石条，餓了，咬兩口飯团充飢，渴了，飲兩掬池水解渴。兩年啦！郑福凿打的石条虽已堆成了一座小山，但离砌筑堰口的需要却还差得很远！

郑福已經二十岁啦！山下村前村后的乡亲们，眼看着他那样苦：干了一天活，回家来还得自己挑水煮飯，都說：“郑福，你也該討个媳妇来帮帮你啦！”

可是郑福总是說：“等把堰口修成后再說吧，現在我可实在沒有那份心哩！”

有一天大清早，郑福正急急忙忙地向山頂走去，不料剛走

到半山腰，突然覺得口渴起來，便繞到路旁的山澗中去找水喝。這時正是六月炎天，澗里的水都全干斷啦！鄭福一連翻了几岩几坎，却連一口泉水也沒有找着。他正想繞回路上去的時候，忽然看見澗底亂石旁邊，有只碗一般大的螺螄，全身的青苔都已發黃，眼看就快要被干死啦！鄭福想着自己口渴的難受，對那只快被干得要死的螺螄，心中就更加不忍起來。於是，他便又轉身到澗底下去，把她拾起放在懷里，飛快地向山頂跑去。

鄭福一口氣跑到天池旁邊，自己都還沒有顧得上喝水，便將懷里的螺螄取出，小心地放進水里，說：“可憐的螺螄，以後你就永遠住在這兒吧，別讓水把你沖到山腰去啦！不然，你是會被渴死的呀！”

他一直看着那螺螄慢慢地沉到水底去了，這才捧起水來，讓自己喝了個痛快。

第二天，鄭福也是一清早就上山去了。這一天，天氣特別熱，他打着石頭，汗水直往外冒。太陽當頂的時候，熱得更厲害啦，背上就象背着一爐火似的，头上的汗水流得他眼睛都睜不開，他熱得實在受不了啦！心想：還是到池邊去洗洗臉，讓身子涼爽涼爽再干活吧！於是，他便放下手裡的鐵錘、鑽子，迈步向池邊走去。

池水是藍茵茵的，平靜得象一面明鏡。鄭福蹲下身子，剛要伸手去捧水時，忽然，在那很深的水底，他又看見了昨天放下去的那只大螺螄。它已變得活鮮鮮的啦，滿身青苔都全轉成了綠色，綠得簡直跟寶石一樣。鄭福蹲在那兒，呆呆地看了很久很久，心裡真有說不出來的快樂。

鄭福洗着臉，把池水蕩起了一圈圈的波紋。他洗過臉後，

一会，水圈散开了，那象镜子一般的蓝茵茵的水里，忽然映出了个年轻姑娘的影子，正含笑凝望着他。郑福忙揉了揉眼睛，再仔细看时，那姑娘的影子还是笑嘻嘻地把他看着。他正想伸手往水里去摸时，忽然身后响起了一阵清脆的笑声。他赶忙回头一看，原来那姑娘正站在他的背后，还在吃吃地笑着。



那姑娘穿着一件翠绿色的衣服，配上她那张红润润的面孔，真是美丽极了！

郑福看着姑娘出了会神，才问道：“你是哪家的姑娘呀？怎么一个人跑到山上来啦？”

那姑娘却笑嘻嘻地答道：“怎么，难道这山上就只许你一个人来吗？”

郑福说：“我到山上来是为了修筑堤堰呀！”

姑娘还是笑嘻嘻地说：“我到山上来是为了帮助你修筑堤堰呀！”说完，便送给郑福一把金色的钁子和一件绿色的背心。

郑福穿上那件绿色的背心，就象浸在水里一样，顿时全身都凉爽起来，再大的太阳也不觉得热了。

郑福用那把金色的钁子去凿石头，就象柴块碰着斧子，那怕再硬的石包，也只要几下就给辟开了。

从此，郑福天天上山干活，姑娘天天都来陪伴着他：渴了给他送水，饿了给他送饭；干活干累了，便坐在旁边给他唱歌，衣服穿破了，便一针针地给他缝补，郑福真是从来也没有感到这样幸福过。

郑福常常对姑娘说：“等把堰口修筑好后，我就可以娶你了。”

姑娘也总是说：“你一定能把堰口修筑好的！”

郑福凿打的石条，一天天增多起来，简直堆成了几座小山。他计算了下，已经足够砌筑堰口用了。

这一天，郑福干完活后，他和姑娘一起坐在池边堤堰上，指着堰口对姑娘说：“石条算已打齐，明天我就要开始来砌筑它了，等到明年初春，我就可以把它砌筑起来，那时，我们就可以成亲啦！”

姑娘只含笑看着他，什么话也没有说，可她的心呀，真比春天来了还要感到温暖和幸福。

第二天，郑福开始干砌筑堰口的活啦！他把一根根又粗又大的石条搬到堰口，又把它密密地砌起来，砌了一层不放心，又砌了一层，足足砌得比城墙还厚，他才算满意了。

太阳出来又落山，树叶落了又发芽，郑福为了抢砌堰口，有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，只一股劲地搬了又砌，砌了又搬，手磨破了也顾不得，就让鲜血一滴滴地淌在石条上。

堰口终于在发水之前砌筑起来了。

这天，当郑福砌好了最后的一条石头后，他才长长地吐了口气，指着新砌起来的堤坎对姑娘说：“我家多少代人的心血都用在上面啦！要是这次再被冲垮，那我这几年的气力也就算是白花啦！”

他說這話時，心里感到又是興奮，又是沉重。

姑娘拉他去坐在堤邊，指着他池里的影子說：“你看，你已經比以前瘦多啦！”

鄭福說：“到我家去吧，這下我可以娶你了。”

姑娘含笑點了點頭。

他二人正要下山去時；天上忽然下起大雨來了。這雨可真大呀；密密麻麻地直打得小树弯腰大树點頭；山頂上高處的水，就象缺了堤的河一樣，從四面八方向天池涌來。平時顯得異常平靜、清悠的池水，這時却象一鍋煮沸了的泥羹，一股更比一股汹涌的洪流，不斷地向堰口新堤沖擊。鄭福和姑娘冒着傾盆大雨，目不轉睛地望着新堤，兩顆心就象拉滿了的弓弦那樣，緊得實在不能再緊了！忽然，只听得“轟”的一声巨响，新堤給沖垮了兩丈多長那麼大個缺口去啦！洪水沖過缺口，卷着沙石，滿山滿谷地直往山腳沖去！

洪水還在一股勁地沖擊着新堤，缺口也在逐漸擴大，眼看整個新堤都快保不住啦！就在這時，那姑娘急忙跑到缺口旁邊，奮身往水里一跳！只听“嘩”的一声，缺口處平地屹立起了個巨大的石螺，封住了缺口，把那汹涌的洪流全擋在天池里了！

鄭福站在石螺旁邊，

